

上古汉语称谓研究

王琪瑶著

中华书局

目 录

序.....	员
绪论.....	员
第一章摇上古汉语的亲属称谓.....	员
摇第一节摇概说.....	员
一摇亲属称谓研究概况.....	员
二摇亲属称谓的研究方法.....	远
三摇亲属范围.....	怨
四摇亲属称谓的构成原则.....	猿
五摇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特点.....	远
摇第二节摇上古汉语亲属称谓的分类研究.....	愿
一摇亲属总称(包括亲戚).....	愿
二摇祖先.....	缘
(一)总称.....	缘
(二)高祖与高祖母.....	猿
(三)曾祖父与曾祖母.....	猿
(四)祖父与祖母.....	猿
三摇父母.....	猿
(一)总称.....	猿
(二)父亲.....	源
(三)母亲.....	缘
四摇与父亲有关的亲属.....	缘

- | | |
|-------------------------|---|
| (一)伯父与伯母 | 缘 |
| (二)叔父与叔母 | 纒 |
| (三)侄 _員 | 纒 |
| (四)姑姑与姑夫 | 纒 |
| (五)侄 _圓 | 缘 |
| 五摇与母亲有关的亲属 | 纒 |
| (一)外曾祖父与外曾祖母 | 纒 |
| (二)外祖父与外祖母 | 纒 |
| (三)母亲的兄弟 | 纒 |
| (四)母亲的姊妹 | 纒 |
| 六摇夫妻及妾 | 远 |
| (一)夫妻总称 | 远 |
| (二)丈夫 | 远 |
| (三)妻子 | 苑 |
| (四)妾 | 愿 |
| 七摇与丈夫有关的亲属 | 怨 |
| (一)公婆 | 怨 |
| (二)丈夫的兄弟 | 纒 |
| (三)丈夫的姊妹 | 纒 |
| 八摇与妻子有关的亲属 | 纒 |
| (一)岳父与岳母 | 纒 |
| (二)妻子的兄弟 | 纒 |
| (三)妻子的姊妹 | 纒 |
| 九摇兄弟及与兄弟有关的亲属 | 纒 |
| (一)兄弟总称 | 纒 |
| (二)兄长及其配偶 | 纒 |
| (三)弟及其配偶 | 纒 |

(四)妯娌	员源
十 摇姊妹及与姊妹有关的亲属	员苑
(一)姊妹总称	员苑
(二)姊	员愿
(三)妹	员怨
(四)姊妹的配偶	员质
(五)姊妹的子女	员圆
十一 摇子女及与其有关的亲属	员缘
(一)儿子	员缘
(二)女儿	员愿
(三)与子女有关的亲属	员起
十二 摇后代	员远
第二章 摇上古汉语的社会称谓	员圆
摇第一节 摇概说	员圆
一 摇社会称谓研究概况	员圆
二 摇上古汉语社会称谓的范围及研究方法	员缘
摇第二节 摇上古汉语社会称谓的分类研究	员远
一 摇种群称谓——人	员远
二 摇性别称谓	员愿
(一)男子	员愿
(二)妇女	员远
三 摇长幼称谓	员圆
(一)孩童	员猿
(二)青壮年	员圆
(三)老人	员猿
四 摇交际称谓	圆起

(一)姓氏	獭𪛗
(二)名字号	獭𪛗
(三)排行	獭𪛗
(四)尊称和谦称	獭𪛗
五摇地缘关系称谓.....	獭𪛗
(一)乡邻	獭𪛗
(二)外乡人	獭𪛗
(三)行旅	獭𪛗
六摇业缘关系称谓.....	獭𪛗
(一)同类人	獭𪛗
(二)伙伴	獭𪛗
(三)朋友	獭𪛗
(四)师生	獭𪛗
(五)宾主	獭𪛗
七摇人等称谓.....	獭𪛗
(一)精英	獭𪛗
(二)百姓	獭𪛗
(三)隐士	獭𪛗
(四)奴仆	獭𪛗
(五)盗贼	獭𪛗
第三章摇上古汉语称谓词汇的理据研究.....	獭𪛗
摇第一节摇概说.....	獭𪛗
摇第二节摇上古汉语称谓的单音词和复音词.....	獭𪛗
一摇造字理据与造词理据.....	獭𪛗
二摇上古汉语称谓单音词的分类研究.....	獭𪛗
(一)表示本义的单音词	獭𪛗

(二)表示引申义的单音词	猿缘
(三)表示假借义的单音词	猿怨
三 摇上古汉语称谓复音词的分类研究.....	猿园
(一)偏正式合成词	猿园
(二)正偏式合成词	猿苑
(三)并列式合成词	猿苑
(四)附加式合成词	猿怨
(五)动宾式合成词	猿园
(六)同位式合成词	猿园
(七)主谓式合成词	猿园
(八)其他类型的合成词	猿员
主要参考书目.....	猿源
后 记.....	猿园

序

上世纪 80 年代传统文化热中,古代的称谓引起人们关注,但没有一本称谓词典。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清代梁章钜的《称谓录》,此书可充饥,火了一把。于是我约了一些人,想编称谓词典,但不久古代称谓词典由薄本至厚本,一时频出,于是作罢。之后,使用中又感到词典条目太简略,而且不少似曾相识,只是大型辞书的摘录,释义模糊或错失者甚多。而学界只有一本翻译出版的冯汉骥的《中国亲属称谓指南》,还是这位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80 年代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旧作,于是我觉得应当进行对古代称谓的研究。不久,我见到了袁庭栋先生的《古人称谓》(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可谓是新时期第一本古代称谓的研究性论著,脍炙人口。几年后,我又感到仅作通代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下去,应当作断代性并且是文化与语言结合的研究,首先当然是上古段,但以草创艰难而不为。至 1998 年春,我主持的本校汉语史研究中心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开张,此书分 6 类,部分类目作为博士生论题。其中有人伦类,主要就是上古称谓,王琪主动认领。现在,她既如期完成了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又继而交出了高质量的同义词辨释稿,一举而两得之。想不到美好的理想由王琪实现了,不亦乐乎!

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再修改提高而成的这本《上古汉语称谓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断代的古代称谓研究(《唐人称谓》也是词典),草创之难可以想见。首先要做的是甄检梳理称谓词和构建系统。称谓分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都是动态语言,使用复杂,有总称、泛称、专称、尊称、谦称、昵称、蔑称、叙称、面称、对称、他称等。在用词上,

一名多称、一称多名、同时异称、异时同称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古今辞书失收、误收、误释、混释者多多。作者遍征上古文献、古今辞书、笔记与各种称谓资料,旁搜远绍,细慎甄检,得上古单音称谓词 圆源个,复音称谓词 圆缘个,这是迄今较完整、可信的上古称谓词表。所有称谓词典的词条都是无系统的,一些研究论著的称谓词是例举性的。本书据古代宗法,立亲属称谓系统,按纵向从上而下分祖先—父母—父系—母系—夫妻妾—夫系—妻系—兄弟属—姐妹属—子女属—后代,共 圆苑类。每一类下分目,每一目下列一个称谓的异称,属同义、近义词。如父母类中,先列总称,有亲、亲戚、严亲、严君、所生。次列父称,有父、考、先人、先子、祢、公、翁、天、君、太上皇、阿爹等。后列母称,有母氏、亲母、先母、庶母、主母、太后、媪、妣、姐、出母等。社会称谓系统则不同,作者按横向分为种群、性别、长幼、交际、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人等,共 圆苑类,也是类下设目,如人等称谓分精英、百姓、隐士、奴仆、盗贼 缘目。目下也列异称。如隐士目,有隐士、逸民、幽人、处士、处人、处子、居士、名士、高士。这一分类使最散漫的上古社会称谓大都各就各位,脉络清晰。因此, 圆苑因多个上古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都构成了类—目—名三级称谓网络,也是第一个比较合理的上古称谓系统。

称谓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每个称谓词的个体研究。作者根据称谓词与社会文化融合的特点,用传统训诂学与文化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个称谓词从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准确训释词义,揭示、辨释“是什么”,同时还阐明命名的理据,说明“为什么”,然后用文献例以证,训释中凡有相关有影响的误说曲论,则随条辨正。由此形成本书称谓词训释的三个特色:一是独特性。每个指称对象的称谓词多经同义词辨释,因而多能见同中之异。如指妻子者:“妻”,古今通称,“妇”,上古通称,“嫡”,正妻,“家”,夫对妻之称,“伉”,多与“伉”连用,“后”帝妻,“夫人”,周代指诸侯妻……而且还不拘于一个相同

义,每一词都言其在上古时期的变化。因而同一指称对象的诸称谓词都不雷同。二是阐释性。主要阐释理据。几乎每个词都寻求并阐释理据。或引古文字,或据古训,或推同源词族,或析引申,或理构词关系,更揭示文化理据,以明为什么有此义。三是非异性。凡是与该条正义相违的误说,无论字、词、句,往往“小题大作”,在立正的同时,对异说非之、破之。以指称丈夫的“良人”示例。此词,先引用古文字研究成果引申为美好,再引申为丈夫之称,但定为妻妾对丈夫之称,显示独特性。继之引文献正其义。其中一例引《诗经·唐风·绸缪》“见此良人”句孔颖达疏指妻妾说,然后集中梳理历代训诂并细析此诗以辨孔说之非,最后又引据国外一些民族和我国少数民族中婚前要考验男子而见其美的习俗,证“良人”必为妻妾指称丈夫。如此训释,理据多项,以破助立,立论弥坚。全书训释称谓词大率若此。其中非异和文化理据尤为突出,内容之多、广,往往占一个称谓词训释的大半篇幅。全书于大量称谓词训释和非异,方法正确、材料丰富,理据充分,多言之凿凿,翔实可信。

本书作为语言与文化结合的研究,其语言方面,还体现在第三章《上古汉语称谓词汇的理据研究》,分单音词与复音词两类,前者从本义、引申、假借归纳理据,后者分八种结构归纳理据,是对上古汉语称谓词在语言上从取义和构词方面的一个总结。不过,在全书结构上与前二章不是一个层次,不免为全书的小疵。

本书是第一本对上古汉语称谓的系统研究。上古时段在称谓史中是最重要的,正如作者所说:“对其进行‘论叙指归’的探讨,有利于加固本领域研究的基础,对进一步考察称谓命名的理据、特点和规律提供语言材料和参考数据。”本书基本达到了这种功效,对我国称谓学、称谓史的研究,是一个可贵的示例。

本书也是作者的第一本论著,来之不易。她以勇于攻坚的勇气,承担了这个双重课题。然后又以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精神,在非常

艰难的条件下 ,耐得寂寞 ,勤学深思 ,超标完成了我当年望而却步的难题。天道酬勤 ,她终于有了攀登学峰的第一步。第一步是最值得庆贺的 ,有了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还会远吗 ?

黄金贵

二〇一〇年 八月 源日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西临伏雪斋

绪摇论

称谓在人际关系中标志着人的特定身份和职业,这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能系统、直接地反映汉民族的政治制度、婚姻生活、礼仪风尚和民族心理。“称谓”一词首见于《后汉书·郎顛传》“改易名号,随事称谓”,但用为动词。真正表示人们彼此关系而用于称呼的、且与今义语用完全相同的“称谓”则出自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正因为称谓是涉及“崇正名号”的大事,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所以古人对它极为重视。所谓称谓,是表示人的身份、地位的具体命名,是标志性符号。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系,编织着一张无形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就是社会网中的一个网节”(刘玉能《近期我国身份称谓变迁及运行的动力机制》,《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184页)称谓就成了描述社会网节的术语。它可以说明个人身份,即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位置的性质,如祖父、百姓;可以说明这一位置在整个社会关系网中按等级高低排列的级别,如祖先和后代、君王与奴仆。当“称谓通过言语被称呼出来,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一身份、地位的存在”(同上),从而意识到某种既存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可以说,称谓是社会秩序的微观基础,是社会用以定位人际关系的身份地位并进而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这就是称谓的实质,也是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提出“名正言顺”,而且古往今来的人们对称谓的研究和探讨也始终没有停息过。从上古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到有清一代的《称

谓录》及各种笔记、类书,为后人进一步探索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从而使称谓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古人的称谓训诂大多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这是由称谓的本质——社会功能的价值所决定的。

如果跳出具有实用性特征的传统称谓训诂的圈子,我们就会发现称谓研究是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一个结合点。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者,称谓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留下了社会变化和语言演变的足迹。因此,对称谓进行研究,实际上是追溯历史、掌握古代文化和汉语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文化词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基础研究。透过属于礼俗和法律范畴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古代社会的婚姻家庭、社会习俗、阶级人等,而且能够从语言的角度对称谓进行分析和总结,寻找到它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有鉴于此,现代人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适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态度中解放出来,不但继续依照传统训诂的形训、声训和义训的方法,而且吸取了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其先进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如语义学研究理论),对称谓做更全面、更深一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揭示了称谓与社会、文化、语言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命名之由,从而为称谓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领域^①。如“姓、出、甥”,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群婚制的婚姻状况;“姑、舅”兼指父之姊妹和夫(妻)之母、母之兄弟和夫(妻)之父反映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交错表从婚的状况;作为陪嫁的“姪、娣”,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以后一夫多妻妾的婚姻状况。“皇、威”分别用飞行的神鸟载着一团熊熊火焰的图形表示太阳,用戌、女会女之老表示婆婆,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认识的文化观

^①详见下文的《亲属称谓研究概况》及《社会称谓研究概况》。

念。黄金贵师亦成功考释了“婚、姻”“婴、孩、儿、幼、童、弱”“奴、婢、臧、获、虏、臣、妾、隶、仆、奚、童”“豪、雄、魁、帅”“英、俊(雋、隽)、杰(桀)、髦、彦”“女乐、伎、倡、优、俳、伶(冷)”等称谓语(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 224—225页),真正实践了结合文化和语言考释词语、探求得名之由的研究方法。可见,“推求词语的来源和推求词语的得名之由以及词语的考释是结合在一起的。弄清了词语的来源也就弄清了它的得名之由,或者弄清了词语的意义”(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 100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所考释的对象是极其有限的,大量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语词的来龙去脉尚未得到详细说明。这与现代汉语训诂学和词汇学忽略文化词语、相对重视通义词语有关。对此,黄金贵师认为,“从两种词语的总体来看,与一般人的感觉相反,其文化词语训释的成绩远逊于通义词语,其中未训、误训、存疑者尤多,即便是正诂,也往往一鳞半爪、语焉不详、道其然,而不解其所以然。因而无论未训或已训的文化词语,都需要今人重新验证、订补、匡正”(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第 100页)。就单音词而言,方言中奴婢的贱称为何称“臧、获、侮”?妻妾为何称其夫为“良(人)”?“合、会、配”为何指配偶?就复音词中的合成词而言,考释空白比比皆是,我们常常无法彻底弄清语素之间是怎样合成一个称谓指向的。如“妻”本指正配,然在“小妻、外妻、下妻、庶妻”中该如何解释,“后妻、父老、息男、客商”该做如何分析?至于同类语词在具体的语义和语用层面上的区别,少有像黄金贵师一样按照同义词的标准去逐一辨析的研究成果。除了以上在微观研究中所暴露出的不足以外,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称谓的系统性、社会称谓的类型划分、称谓语词所反映出的语言规律尚未得到分析和总结。所有这些疑惑和不足都为我们继续研究称谓留下了广阔

的空间,提出了以下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是什么?所依据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是什么?此项研究的意义何在?

一 摇本文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称谓由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组成,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亲属称谓历经沧桑,格局大体未变,相对封闭,内部构成成分相对稳定,只是个别语词随着婚姻制度的变化而改变词义,如“姪、娣”因媵妾制的衰落而泛指侄子(女)、妾;“甥”由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等四种身份缩小为单指姑之子。即使如此,这些微观的变动也不能从整体上影响亲属称谓的系统性。而社会称谓并不尽然,因为社会始终处于一个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随之消亡或新生,所以,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称谓就显得难以固定,其系统性也只是就某一个时期而言的。如果把古今所有的称谓作为考察对象的话,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个人就犹如撼树的蚍蜉——难以应对。基于此,我们选择了断代研究的方法,先将历史长河划分成若干阶段,以便于在一个相对静止的范围内对称谓词进行深入挖掘,然后再将各段的研究成果加以汇总和比较,如牛志平、姚兆女所著的《唐人称谓》(三秦出版社,1985年)。这种由分到总的研究成果将有利于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称谓的实质和全貌。

因此,本文将时限锁定在汉代以前的上古时期,对此时文献中所出现的各种称谓进行详尽的考释。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对称谓的分类大体上是以三个以上的同类词语聚合为一个单位而进行逐一考释的,加之社会称谓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以,对社会称谓的研究不能像对亲属称谓的研究一样做到穷尽式的考释,而只能选取一些符合条件的、比较典型的社会称谓作为研究对象。

二 摇上古汉语称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上古汉语称谓的命名之由,因此,名物命名的相对可论证性的认知学理论及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成为本文写作的指导性的基础理论。

名物词一般指事物名称,但从广义上讲,它还应当包含称谓。《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考释名物的专书,其中《释亲》汇集了隶属于“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共九十多种亲属称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首先对名物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就涉及“皇帝”之称。殷寄明说:“我们古代有所谓名物训诂,盖即训诂学在物名考释中的运用。揭示语词的受义之由,倘该语词为物名,则即揭示事物的得名之由。”(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第 100页)“揭示事物的得名之由”自然也适用于称谓研究。

自古以来,人们对名物词造词理据的可论证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形成两类观点。第一,不可知论。名物语词数量庞大,是一个较大的词场,加之名物词来源复杂,因此自《荀子·正名》提出“约定俗成”以来,人们对其是否皆有理据、是否“名副其实”产生了怀疑,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如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凡例》中断言:“凡山水国邑及姓氏之类,皆托其字为表识,无关本谊,故注亦不详。”第二,可知论。大多数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名物皆有来源,是理据性的。汉刘熙在《释名·序》中主张“名之于实,各有义类”,清程瑶田在《果羸转语记》中提出“声随形命”(魏建功《古音系研究》附录之一,中华书局 1985年,第 107页),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五《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中总结为“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夫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恒相关”(《王国维遗书》第 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第 107页左),黄侃在《尔雅名物当贯以声音求其条例》中明言:“《尔雅》名物,仍当贯以声音,求其条例……至

于状所异同,名言牵贸,沈思冥索,鯁理秩然”(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04 页),刘师培在《尔雅 虫名今释》中亦云“顾一物必有一物之名,而名各有义”(《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04 页)。陆宗达、王宁认为,“首先,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定名有偶然性,名与实绝非必然的切合,但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程度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其次,探寻名物的来源,往往与希望了解古人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研究古人的科学与思想分不开。同时,也可通过名物的推源进一步研究词义发展的规律,并非仅游戏式地去猜测命名的意图。所以,以‘托名标识’来阻绝了名物探源的通路,在词义学上是不彻底的,甚至是有害的”(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第 121-122 页)。目前名物研究的成果可证此说。

虽然从词的发生学上来看,名物造词是有理据的,但是“约定俗成”在造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本质上来看,“名物间并不一定都有天然固有的联系,但随着语言的发展,词与词之间据发生学关系形成了一个纵向的系统,新词与已有的词和概念发生各种关系,此时音义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任意的,事物的命名之由就表现为相对可论证性”(谭宏姣《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论文 1999 年,第 18 页)。因此,辨证对待名物间的关系才是较为科学合理的。索绪尔指出:“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18 页)要之,名物研究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其考索不能就此止步,毕竟有一部分词命名的起源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与物名相比,称谓词的命名之由大多也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如

上举的“姓、甥、姪、娣”皆为形声兼会意字,其声符“生、至、弟”既能说明该字的部分理性意义,也能表示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所谓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是由王宁提出来的(陆宗达、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载于《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5 年,第 151—152 页),它对上述关于语言符号是“任意性”还是“理据性”的争论从理论上给予解释,提供判断。该理论认为:汉语词汇的积累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原生阶段、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一种造词方式成为主要方式,三者并没有断然的时代界限。在原生阶段,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完全从语言内部寻找到理据,大多只能按照“约定俗成”加以解释,是以任意性为主要特征的;在派生阶段,汉语从旧词大量孳乳出新词,使词汇迅速递增,积累了众多的同源词,如“娣”是“弟”的派生词,“客”是“各”的派生词,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合成阶段,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以双音词为主的合成词的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今后始终贯彻实行的造词方式。据此可知,无论是属于单音词的原生词、派生词,还是以双音词为主的合成词,其内部的造词理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考索到的。

有了理论的指导,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说,微观的词义考释与宏观的语言规律的探求、造词理据的归纳是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具体而言,在考释词汇个体时,既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基本方法,如声训、义训和形训,也结合了文化语言学方法,既有方言和亲属语言互求法,也有语义学的语义分析法。在总结归纳称谓词汇所体现出的语言规律时,本文力图做到归纳与演绎法相结合,个体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本文的前二章是对自成体系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的分类考释,第三章则以此为分析语言规律的材料,对上古时期称谓语词的语言规律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从文字学角度来看,许多单音节的称谓词是依据造字理据